

超薄阅读

如花美眷，
抵不过似水流年

作者：白落梅
出版社：华侨出版社

千万个人，就有千万册《红楼梦》。

《红楼梦》是书，也是戏，更是人间现世。《红楼梦》中有释道儒文化，有饮食、戏曲、诗词歌赋，乃至琴棋书画，写的是贵族奢侈的生活，也有官场的风云变幻，有市井小民的辛酸无奈，更有人世的万紫千红和兴亡成毁。读白落梅力作《如花美眷，抵不过似水流年》，品《红楼梦》中的起落沉浮和爱恨缠绵。

【试读】…… 在红楼这座无情道场修行 ……

不知从何时起，世人皆喜爱一句话：人生是一场修行，爱是一场修行。红尘是修行的道场，这个道场浩荡纷繁，能够修成正果的人不多。许多人都是匆忙地过完一生，辞别之时，甚至连一个完整的故事都没有。而修成正果的人，亦不过是在离开时，少一些遗憾，了却尘世债约。

《红楼梦》是一座修行道场，一座无情的道场。贾府里的男女老幼、大小主仆皆在梦里修行。他们视红楼为名利场，亦是风月场，那里是那些败落公子吃酒玩乐之所，也是红楼女儿闺阁筑梦之地。他们在属于自己的院落修行，或沉迷酒色，或执于诗文，或落入情海，又或仅仅只是修行。妙玉在栊翠庵，李纨在她的稻香村，不参与贾府纷争，亦为修行。

时光无情，时光亦解梦。红楼是一场梦，又非梦，它假作真时真亦假。富贵如烟云，繁华若

秋水，万般美好稍纵即逝，像梦一般迷幻凄迷。《红楼梦》乃作者曹雪芹虚构的一部长篇小说，其间的人物与故事、场所，却和现实有所印证。红楼便是红尘，红尘即道场，他们在红楼里修行，我们于红尘中修行，相望相安，没有差别。

《红楼梦》，本是一部描写青春的小说，却隐藏了太多人生况味，有悲壮，亦有苍凉，是沧海，亦是桑田。翻开书卷，便见花柳繁华，草木葱茏，在没落之前，整个贾府皆是风云鼎盛。随处可见的春光，灯火如云的月夜，弥漫了整个府邸。

大观园里，有着遮掩不尽的春光，姹紫嫣红开遍，良辰美景奈何天。纵是秋雨绵绵，孤影寒灯，晨起时，依旧会有秋阳涤荡尘世一切凉薄。冬日里漫天飞雪，玉树琼枝，唯见许多妙龄女子，聚集于芦雪庵烤肉吃茶，折梅饮酒，有盛世喜乐之光景。

《大唐悬疑录》系列悬疑小说



作者：唐隐
出版社：江苏人民出版社

则；正、反、纵、横，各个角度均可成诗的《璇玑图》，暗含的是女帝武则天的命运；差点为白居易招来杀身之祸的名作《长恨歌》里的线索，透露的似乎是杨贵妃的真实去向和大唐皇帝传位信物的下落；玄机无限的《推背图》是否真的蕴藏着大唐王朝289年的运数之谜？

悬疑作家唐隐以史实为背景，创作系列悬疑小说《大唐悬疑录》，每一个故事都将为你还原大唐气象，描绘盛世诡影，解码千年谜题，在惊心动魄中来一次穿越之旅，享受无可替代的烧脑快感。

唐朝留给后人的除了灿烂文化和大国记忆，还有一系列扑朔迷离、诡异非凡的悬案谜题。例如真迹不知所终的《兰亭序》，牵扯到的是皇位继承中的血腥规

独家连载



《平原客》

作者：李佩甫
出版社：花城出版社

长篇小说《平原客》，是李佩甫又一部人物群像雕刻的力作。这一次，他将笔触对准的是当代官场生活。以一群现代官场知识分子为中心，以一个高官杀妻而走向毁灭的离奇案件为线索，李佩甫描绘了一幅当代官场文化的生态图和社会变迁的风俗画。

18 他俩有了秘密

那天，李德林是一个人回乡的。离村一里远，他就让车停下了。他一个人步行回村。他上下左右的衣兜里装了6包烟，一到村口，他就三叔、二大爷地叫着，挨个儿跟人打招呼，挨个儿敬烟……一直到烟散完了，他才回家。

不久，梅陵县传遍了：老李回来了，人家都当副省长了，还跟过去一样。他的口碑更好了。

李德林走后第二天，薛之恒带着办公室主任唐明生，专程去看望李德林的父亲。在车上，薛之恒又提到了刘金鼎。他说：“这个老李，人都给他安排了，怎么又说要下基层。啥关系？啥意思？”

唐明生说：“是啊，安排得好好的，又老话重提……不过，咱县那个大项目，李副省长给批了一千万元。”

薛之恒说：“还不满意？不会吧？我这老同学没那么多心眼。”

唐明生说：“薛书记，有个事，正要向你汇报呢。最近，上头不断地下文件，要求干部年轻化、知识化。咱县的中层以上干部偏老，平均年龄52.5岁，是不是动一动……”

薛之恒挠了挠头，说：“是啊，偏老，会上说吧。把刘金鼎也给考虑进去，年轻嘛。”

李德林在饭桌上提到了刘金鼎，这是事实。后来，刘金鼎很快被提拔为副乡长，这也是事实。

刘金鼎回梅陵不到一年的时间，连续被提拔。这种恩情，刘金鼎觉得，他是不能忘的。

谢之长也跑来对他说：“听说你当副乡长了？县里人都知道，副省长一句话的事儿。你得去看看老李，这是大恩哪！”于是，趁着星期天，刘金鼎专程跑了一趟省城。

李德林仍住在农科大后边的那个院子里。进门的时候，刘金鼎四下看看，见门口没放拖鞋，就问：“要换鞋吗？”李德林趿着一双破布鞋，边走边说：“换啥？不换！毛病。”

李德林当了副省长后，屋子里反而没有以前干净了。茶几上的烟灰缸塞得满满的，茶几旁还摆了一个垃圾桶，里边塞满了方便面盒子……刘金鼎顿时想起，校长离婚了。

虽说是副省长了，李德林依然很家常，他说：“坐吧，随便坐。”

刘金鼎说：“校长，你也该雇个人了。”李德林随口说：“有，小时工。”

刘金鼎这次来，给李德林带了四

条中华烟，用报纸包着，进门后悄悄地放在了沙发角。他却说：“校长，想你了，来看看你，我可啥也没拿呀。”

李德林说：“没拿就对了。你不在下边好好干，跑来干什么？”

刘金鼎说：“没啥事。校长待我像对自家的孩子一样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另外，我有个小小的要求。”

李德林说：“你说。”

刘金鼎说：“我想陪校长吃顿饭，地方你定。”

李德林看了一下表，说：“那好，跟我走吧。”

临出门时，李德林戴上了一顶鸭舌帽。他把帽檐拉得低低的，先走了。

出了门，刘金鼎望着他，迟疑着说：“不用车？”李德林说：“不用。”接着又说：“走后边。”

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农科大后边的一个偏门，顺着街道往前走。在顺城街一家烩面馆门前，李德林站住了，说：“就这儿。”

这是一个小饭馆，看上去很脏，乱糟糟的。刘金鼎迟疑着说：“就这儿？这、这地方……”

李德林说：“就这儿。这儿的烩面最好吃，大马勺下的，一勺一碗。我占座，你排队去吧。”

这个烩面馆里的烩面的确是用大马勺下的，用的是羊肉原汤，一马勺下一大碗，放上很重的辣子，吃得人满头大汗。等刘金鼎排完队，领到了取烩面的木牌，李德林已找到位置了。并且，他已要了两个小菜，一碟花生米，一碟酱牛肉，还有两瓶“小二”（二两装的北京二锅头）。

烩面端上来的时候，李德林说：“尝尝。”

刘金鼎尝了一口，说：“好吃。”

李德林说：“这个事，你可不能给我说出去，这是咱俩的秘密。”

刘金鼎说：“不说，我不说。”

为请李德林吃饭，刘金鼎专门带了3000元钱。可这顿饭，他只花了10元钱，两碗烩面的钱。两个小菜和酒的钱，是李德林结的。

从省城回到梅陵，刘金鼎特意回了一趟家。他跑到花房，对父亲刘全有说：“那盆‘倒挂金钟’，你可不能卖，无论给多少钱都不卖，给我留着。等副省长进北京时，我给他送去。”

此后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他都专程去省城一趟，陪李德林去顺城街吃烩面。